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二編

林慶彰主編

第9冊

《詩經》男性人物形象研究（下）

譚莊蘭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詩經》男性人物形象研究（下）／譚莊蘭 著 — 初版 — 新

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目 4+18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9冊）

ISBN：978-986-254-651-2（精裝）

1. 詩經 2. 男性 3. 形象 4. 研究考訂

030.8

100015768

ISBN-978-986-254-651-2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九冊

ISBN：978-986-254-651-2

《詩經》男性人物形象研究（下）

作 者 譚莊蘭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十二編 55 冊（精裝）新台幣 9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詩經》男性人物形象研究（下）

譚莊蘭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形象義界與研究範圍	3
一、形象義界	3
二、研究範圍	3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6
一、研究架構	6
二、研究方法	7
第二章 《詩經》單一人物形象	9
第一節 神話人物形象	9
一、禹	10
二、后稷	17
第二節 實有其人的歷史人物形象	26
一、周王	26
二、諸侯	130
第三節 典型人物形象	153
一、獵人	153

二、讒佞之人	156
三、隱逸之人	162
四、憂國憂民之人	168
五、心有怨嘆之人	174

下 冊

第三章 《詩經》專有名稱人物形象——以「彼其之子」、「君子」為例	181
第一節 彼其之子	181
一、〈王風·揚之水〉	183
二、〈鄭風·羔裘〉	184
三、〈魏風·汾沮洳〉	185
四、〈唐風·椒聊〉	186
五、〈曹風·候人〉	187
第二節 君子	188
一、〈衛風·淇奥〉	189
二、〈秦風·小戎〉	191
三、〈秦風·終南〉	193
四、〈曹風·鳩鳴〉	195
五、〈小雅·南山有臺〉	197
六、〈小雅·蓼蕭〉	198
七、〈小雅·瞻彼洛矣〉	199
八、〈小雅·裳裳者華〉	201
九、〈小雅·桑扈〉	202
十、〈小雅·采芣〉	203
十一、〈大雅·旱麓〉	205
十二、〈大雅·假樂〉	207
十三、〈大雅·洞酌〉	208
十四、〈大雅·卷阿〉	209
第四章 《詩經》中的群像圖	219
第一節 王會諸侯圖	219
一、〈小雅·車攻〉	219
第二節 田獵圖	223

一、〈秦風·駟驥〉	224
二、〈小雅·吉日〉	227
第三節 祭祀圖	230
一、〈小雅·楚茨〉	231
二、〈小雅·信南山〉	236
三、〈小雅·甫田〉	238
四、〈小雅·大田〉	240
第四節 宴飲圖	243
一、〈小雅·鹿鳴〉	244
二、〈小雅·常棣〉	246
三、〈小雅·伐木〉	249
四、〈小雅·彤弓〉	251
五、〈小雅·桑扈〉	253
六、〈小雅·頍弁〉	254
七、〈小雅·賓之初筵〉	256
八、〈小雅·瓠葉〉	260
九、〈大雅·行葦〉	261
十、〈大雅·既醉〉	264
十一、〈大雅·鳧鷖〉	267
十二、〈魯頌·有駟〉	269
第五章 《詩經》男性人物形象塑造技巧	273
第一節 男性人物的外在描寫	274
一、外在形貌	274
二、車馬服飾	274
三、舉止動作	279
四、言語形式	281
第二節 男性人物的內在描寫	282
一、心理活動的描寫	282
二、人格特質的呈現	284
第三節 環境（景物）烘托，氣氛營造	286
一、環境（景物）烘托	286
二、氣氛營造	287
第四節 其他塑造技巧	290

一、想像	290
二、比喻	291
三、側寫	291
四、反覆吟詠	293
五、對比	293
第五節 結語	294
第六章 《詩經》男性人物形象所反映的政治、文化內涵及文獻史料價值	297
第一節 政治方面	297
一、天命的觀念	297
二、人民的重要	300
三、領導的哲學	301
四、領導的策略	304
第二節 文化內涵方面	311
一、以德爲貴族風範	312
二、以禮爲核心價值	315
三、以和爲最高境界	317
第三節 文獻史料方面	321
一、文獻的價值	321
二、史料接受與詮釋的問題	323
第七章 結論	329
參考書目	337
附表	345
附表一 《詩經》出現「彼其之子」一詞有關篇名及其詩句一覽表	345
附表二 《詩經》出現「君子」詩篇各家說詩旨一覽表	346
附表三 《詩經》出現「君子」一詞有關篇名及其詩句一覽表	358
附表四 田獵群像圖表	363
附表五 宴飲群像圖表	364

第三章 《詩經》專有名稱人物形象 ——以「彼其之子」、「君子」為例

第一節 彼其之子

《詩經》中出現「彼其之子」的詩篇計有：〈王風·揚之水〉、〈鄭風·羔裘〉、〈魏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等五篇，出現的次數，凡十四次。【參見附表一】。《毛傳》對於「彼其之子」沒有解釋，鄭玄說：「之子，是子也。……，『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註1〕季旭昇則將後世對於「彼其之子」中「其」字的說法，綜合歸納分為三類：一是語詞，舉了孔穎達、馬瑞辰、王引之三人的看法；其二是指稱詞，引了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的說法；其三則是姓氏。〔註2〕有關「其」字是姓氏的觀點，則有林慶彰提出「彼其之子」的「其」，是姬姓的「姬」；〔註3〕而余培林則認為「彼其之子」的「其」，是姜姓支出的「己氏」。〔註4〕至於季旭昇則據周代的習慣，男子稱氏，以表明政治所歸屬；女子稱姓，以表明血緣所歸屬，並引《左傳》為證，而認為「其」字以作「氏」稱為宜。另引古文字的資料而判定：曷、其、己、紀是同一國家，所以，季氏提出了「彼其之子」當釋

〔註1〕 鄭玄：《毛詩鄭箋》，頁32。

〔註2〕 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3月），頁189～196。

〔註3〕 林慶彰：〈釋詩彼其之子〉，《詩經研究論集》（二），（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9月），頁389～393。

〔註4〕 余培林：〈詩經成語試釋〉，《慶祝莆田黃天成先生七秩誕辰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6月），頁28。

爲「那個曷（其、紀、己）氏之子」的說法。（註5）

三說中，前二者的缺點，林、余二人已分析得很清楚，所以，龍宇純則針對余、季二人說法之缺失，提出幾點看法，首先，他說：「所謂男子稱氏不稱姓，當於作爲私名時言之，若詩人對某人的泛指，自又別論；不然等於說周人不可以說他姓姬，恐怕沒有這個道理。」（註6）又「如女子稱姓不稱氏，而余文所舉《左傳》卻有『從己氏』的說法。可見此一論點，並不生效力。」（註7）其二：「銅器銘文中曷國的曷可以作其，也可以作己，與《詩經》『彼其之子』的『其』看不出有何必然的關係，無論曷國與周室的關係如何友善，也無論銅器出土分布情況與王、鄭五國地域如何一致，恐都不能構成必須讀爲曷的『絕對因』。」（註8）其三：「余、季二文，以『其』爲己氏，既有異文作『己』的直接證據，……，然而經傳異文也有作『記』字的，爲銅器銘文所不見，所顯示的真相，恐仍屬書字重音的習慣，未必即以曷、其、己爲『本字』；『本字』理亦不應有三種不同，並作記與紀者計之，竟至多達五種。另一方面，恆見於銅器銘文所謂『本字』的『曷』，於經傳異文則不一見；而所謂曷、其、己即《春秋》、三《傳》中的紀國，此一紀字亦不一見於『彼其之子』的經傳異文。這些現象都表示，從異文談『其』字的取義，對於己氏的說法，不必都是正數。」（註9）

至於林慶彰以彼其之子諸句，出現於王、鄭、魏、唐、曹諸風。諸國皆姓姬。其他各國皆無彼其之子的句子，證明彼其之子的其，應該是姬姓的姬的說法，龍宇純則以其縝密的邏輯推理，提出了他的看法：「出現『彼其之子』的詩句都屬姬姓國，無疑爲林文讀其爲姬的有利條件。但『彼留之子』與〈揚之水〉『彼其之子』同見於〈王風〉，『留』則明非此一地區的『國』姓；而不屬於姬姓的國家，若齊、秦、陳、檜，又不見有同其國姓的『彼某之子』的句子，可見林主讀爲姬，並不具充分條件，初不過可作如是觀而已。然而，『彼其之子』只出現於姬姓的國風，非姬姓國風則絕不見『彼其之子』的語句；也就是說，林的主張並沒有反證，所以仍屬有效。」（註10）除此之外，龍宇

〔註5〕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頁194～212。

〔註6〕龍宇純：《絲竹軒詩說》，頁198。

〔註7〕龍宇純：《絲竹軒詩說》，頁198～199。

〔註8〕龍宇純：《絲竹軒詩說》，頁199。

〔註9〕龍宇純：《絲竹軒詩說》，頁199～200。

〔註10〕龍宇純：《絲竹軒詩說》，頁199。

純還根據文字學的觀念說明：「『其』本是箕字，聲韻調三者與姬字全同，說以為假借，稀鬆尋常便可以交代。或者有人會懷疑，『彼其之子』既是『彼姬之子』，何以姬字都要用假字，經傳中一個姬字的異文都沒有？關於這一點，我有另外的想法，這實在不是一般的『假借』，而是詩人故意的選用同音字，因為照〈詩序〉的說法，這五首詩都是用來諷刺政情的。……，諷刺人挖苦人，總以不著痕跡為好；在君擅重權的古代，恐怕尤其有此需要。……，於是利用諧音之法，以逃刑誅，一人創意，而眾人倣之。凡刺詩的姬字都為『其』，其緣故大概就在『其』字通常用為語辭，容易推得乾淨。」〔註11〕

是以，本研究即採「彼其之子」即是「彼姬之子」的說法，以觀〈王風·揚之水〉、〈鄭風·羔裘〉、〈魏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這五篇，所呈現的「彼其之子」各是何種形象。

一、〈王風·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一章）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二章）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三章）

《詩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註12〕《毛傳》：「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註13〕方玉潤更進一步闡述：「夫周轍既東，楚實強盛，京洛形勢，左據成臯，右控崤函，背枕黃河，面俯嵩高，則申、甫、許，實為南服屏蔽，而三國又非楚敵，不得不戍重兵，以相保守，然後東都可以立國。觀於三國吳魏相持，兩家重鎮，必屯襄樊，則往事可知，平王此時不申、甫、許之是戍，而何戍耶？其所以至民怨嗟，見諸歌詠而不已者，以徵調不均、瓜代又難必耳。」〔註14〕周之盛也，諸侯聽役于王室，無敢違命，

〔註11〕龍宇純：《絲竹軒詩說》，頁203。

〔註12〕鄭玄：《毛詩鄭箋》，頁31～32。

〔註13〕鄭玄：《毛詩鄭箋》，頁32。

〔註14〕方玉潤：《詩經原始》，頁432。

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註15〕是故，詩人以爲姬姓之人戍守母家，理應動用其「姬姓」部隊，今則反是，因此深感不平，而作爲此詩。〔註16〕所以，〈揚之水〉三章首二句，皆以激揚的水開頭，卻流不動成束成捆的薪、楚、蒲，暗示「彼其之子」在此詩中是個權大勢大的形象，就連周室也差使不動他，拿他沒辦法，導致其他戍者產生不平之鳴。

二、〈鄭風·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一章）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二章）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三章）

《詩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註17〕朱熹《詩經集註》認爲：「蓋美其大夫之辭」，〔註18〕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也以爲：「古人服其服，則必其德能稱之。……此詩『羔裘如濡』即言『洵直且侯』，二章『羔裘豹飾』即言『孔武有力』，蓋以羊有五善，豹有力而勇猛亦取德稱其服之義。」〔註19〕馬氏前二句所言甚是，但因此詩強調「彼其之子」，若用德能稱服而美之，在此則頗有不妥。誠如朱鶴齡《詩經通義》所說：「《詩》所稱彼其之子，如〈王風·揚之水〉，〈魏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皆刺；則此詩恐非美之，三章末二句皆有責望之意，若曰彼其之子果能稱是服而無愧否乎？」〔註20〕龍宇純認爲「彼其之子」是當時的姬姓貴族，並以爲：「所謂『舍命不渝』，不過言其理當如此，而實則不然；其他『邦之司直』、『邦之彥兮』，也都是挖苦人的話。諷刺人挖苦人，總以不著痕跡爲好；在君擅重權的古代，恐怕尤其有此需要。」〔註21〕據此，此詩當以刺爲主，亦即《詩序》所言：「〈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

〔註15〕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九下，頁629。

〔註16〕龍宇純：《絲竹軒詩說》，頁200。

〔註17〕鄭玄：《毛詩鄭箋》，頁35。

〔註18〕朱熹：《詩經集註》，頁41。

〔註19〕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81。

〔註20〕朱鶴齡：《詩經通義》，《文津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2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卷三，頁236。

〔註21〕龍宇純：《絲竹軒詩說》，頁203。

焉。」〔註22〕或當以合龍、朱二人所說：要諷刺人挖苦人，總以不著痕跡爲好，故以「彼其之子」混淆視聽，看是美之，實則刺之，爲一反語，說其果能稱其服而無愧乎？所以，「彼其之子」在此詩中的形象是個德不稱服的形象。〈候人〉詩云：「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從威儀與等級身分不合，而對「彼其之子」進行批評；《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曾記鄭國公子子臧喜歡戴鷩鳥羽毛製成的冠。鄭文公很厭惡這種奇裝異服，便派人殺掉了他。也曾引詩：「『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註23〕對此，左氏更評述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註24〕足見周代對於服飾與其身分是否相襯，相當重視。

三、〈魏風·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一章）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二章）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三章）

《詩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註25〕《孔疏》：「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註26〕姚際恆則駁之曰：「《序》謂『刺儉』，此蒙上篇之誤而爲說也。」〔註27〕何楷亦強調：「從來未聞有國人斥其君爲『彼其之子』者。」〔註28〕今觀〈汾沮洳〉一詩，全詩三章，每章前二句爲興，言魏地之人，生活條件極差，〔註29〕在汾河的旁邊採摘野菜，而「彼其之子」卻修飾無度，過著浮靡的生活，一點

〔註22〕鄭玄：《毛詩鄭箋》，頁35。

〔註23〕左丘明著，杜預集解，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頁494～495。

〔註24〕左丘明著，杜預集解，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頁494。

〔註25〕鄭玄：《毛詩鄭箋》，頁44。

〔註26〕孔穎達：《毛詩正義》，頁363。

〔註27〕姚際恆：《詩經通論》，頁124～125。

〔註28〕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九下，頁628。

〔註29〕朱熹《詩經集註》：「其地陝隘，而民貧俗儉。」屈萬里也云：「魏詩多怨怒之音，一片政亂國危現象。」（分見朱熹：《詩經集註》，頁50。屈萬里：《詩經詮釋》，頁181。）

也不關心人民生活疾苦，一點憂患意識都沒有，無怪崔述說：「魏當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無遠慮，而但以修飾儀容爲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註30〕是以，〈汾沮洳〉一詩當如屈萬里所言：「此蓋刺某大夫愛修飾之詩。」〔註31〕所以，「彼其之子」在此詩中的形象是個過度打扮，只管個人，一點都不關心民間疾苦的貴族，還比不上那些掌君路車〔註32〕、掌君兵車〔註33〕、掌君宗族的大夫們。〔註34〕

四、〈唐風·椒聊〉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一章）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二章）

《詩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註35〕《孔疏》：「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彊，桓叔能脩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註36〕嚴粲云：「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又說：「桓叔日彊，昭公其危哉！爲告昭公，故稱桓叔爲彼也。」〔註37〕龍宇純也認爲：「〈椒

〔註30〕崔述：《讀風偶識》，《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 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清道光四年陳履和刻崔東壁遺書本影印原書版），卷三，頁280。

〔註31〕屈萬里：《詩經詮釋》，頁184。

〔註32〕「公路」，《孔疏》：「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語見孔穎達：《毛詩正義》，頁364。）

〔註33〕「公行」，朱熹《詩經集註》：「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即屈萬里所謂：「掌戎車之官。」（分見朱熹：《詩經集註》，頁50。屈萬里：《詩經詮釋》，頁185。）

〔註34〕「公族」，鄭玄《毛詩鄭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即屈萬里所謂：「掌君宗族之官。」

（分見鄭玄：《毛詩鄭箋》，頁45。屈萬里：《詩經詮釋》，頁185。）

〔註35〕鄭玄：《毛詩鄭箋》，頁48。

〔註36〕孔穎達：《毛詩正義》上，頁385。

〔註37〕嚴粲：《詩緝》，《文津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 25，（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卷十一，頁635～636。

聊》詩言桓叔將取昭公而代之，詩人當然更不敢明目張膽，說得露骨。於是利用諧音之法，以逃刑誅。」〔註38〕故〈椒聊〉全詩二章，每章首二句以「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匊」起興，而以「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言桓叔之強盛。是以，〈椒聊〉一詩中「彼其之子」是個勢力龐大足以威脅君王的貴族。

五、〈曹風·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一章）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二章）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三章）

薈兮蔚兮，南山朝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四章）

《詩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註39〕《毛傳》：「候人，道路送賓客者，……，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註40〕姚際恆則駁之甚詳，姚氏曰：「《毛傳》謂候人爲『賢者』，似鹵莽。或謂候人即在『三百赤芾』之中，然詩明有兩『彼』字，亦非，按此亦興意，言彼候人尚何戈與戩，任其職則必供其事，彼『三百赤芾』者何爲耶？」〔註41〕言候人之官，雖是個小小的官職，但是，仍盡忠職守，而「彼其之子」卻如「維鵜在梁，不濡其翼」，「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在其位而不做事，徒領乾薪，所以，在〈候人〉一詩中的「彼其之子」是個尸位素餐、德不稱服的形象。

綜上所述：「彼其之子」在〈王風·揚之水〉、〈鄭風·羔裘〉、〈魏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等五篇中的形象，分別是：在〈王風·揚之水〉中是個權大勢大的形象，就連周室也差使不動他，拿他沒辦法；在〈鄭風·羔裘〉中是個德不稱服的形象；在〈魏風·汾沮洳〉中是個過度打扮，只管個人，一點都不關心民間疾苦的貴族形象；在〈唐風·椒聊〉中是個勢力龐大足以威脅君王的貴族；在〈曹風·候人〉中則是個尸位素餐，德不稱服的形象。

〔註38〕龍宇純：《絲竹軒詩說》，頁203。

〔註39〕鄭玄：《毛詩鄭箋》，頁58。

〔註40〕鄭玄：《毛詩鄭箋》，頁58。

〔註41〕姚際恆：《詩經通論》，頁155。

第二節 君 子

「君子」一詞，根據王澤民在〈「君子」考釋〉一文中指出：

「君子」一詞，最早出現在《書·酒誥》中：「庶士有正越爾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這段話是周公對受封貴族的教典。由於接受教典的貴族不是某一特定人物，而是眾多受封貴族，所以，周公不能單稱「某君」、「某子」稱謂，只能將君與子並在一起，用以泛指各受封貴族。……，從周初使用的情況來看，它的內容還是指實性的，即它指認的對象仍是君統人物。《尚書》之中，君子凡四見，一次在〈酒誥〉中，是周公對受封者的教典；一次在〈無逸〉中，是周公對成王的訓導；一次在〈秦誓〉中，是秦穆公自指；只〈召誥〉中「百君子」所指不確，爭議性較大，但仍不出君統範圍。〔註42〕

由上述而知，周初的「君子」所指，可以是一個多數，並不一定是單指某一個人，但其共同的地方即是，「君子」所指的對象是屬「君統人物」，也就是所謂的統治階級，換言之，「君子」一詞從周朝開始，就一直穿梭、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中。

而《詩經》時代，出現的這眾多「君子」，其意義所指，朱東潤於〈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一文中即云：「君子二字在《詩》三百五篇之時代，為統治階級之通稱，上自天子、諸侯，下至卿、大夫、士，皆可稱君子。」〔註43〕李衛軍·李齊鑫將其歸納為以下幾類：一、周王或各國諸侯；二、有德之貴族青年；三、對丈夫或情人的愛稱；四、尸位素餐之當政者；五、帶兵之將軍；六、以君子喻女子。〔註44〕而林葉連則將君子身分無爭議者，分為：一、天子（13篇）；二、諸侯（8篇）；三、官員（17篇）；四、將士（3篇）；五、無官（1篇）；六、高尚道德者（2篇）；七、貴族青年（1篇）；八、遺佚的賢才（1篇）；九、不特指某人（3篇）；十、特指某人但身分不詳（1篇）。〔註45〕以上所言或異或同，或簡或繁。

〔註42〕王澤民：〈「君子」考釋〉，《文史知識》，（1996年12月），頁21。

〔註43〕朱東潤：〈國風出於民間質疑〉，《詩三百篇探故》，（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2月），頁35。

〔註44〕李衛軍·李齊鑫：〈從詩經中的君子形象看周人的人格追求〉，《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一期第四卷），頁43。

〔註45〕林葉連：〈詩經中的「君子」身分〉，《輔仁國文學報》，（2006年1月），頁58。

又據林葉連的研究經驗，《詩經》篇章主旨及詩中「君子」，所指的人物往往有多種說法，無庸置疑地，這種紛亂現象是「廢《詩序》的後果。」〔註46〕是以，吾人試以《毛詩序》、朱熹《詩經集註》、屈萬里《詩經詮釋》、朱守亮《詩經評釋》、余培林《詩經正詁》等對有關「君子」詩篇之解題為主要資料【參見附表二】，再旁參姚際恆《詩經通論》、方玉潤《詩經原始》等，以解讀「君子」在各詩篇中所代表的身分為何，並助清楚呈現「君子」在各詩篇中所扮演的角色。

《詩經》中的人物形象相當鮮活，其中出現「君子」的詩篇，共有 61 篇。而「君子」一詞在《詩經》中凡 180 見【參見附表三】，除一般人稱代詞「彼」出現 306 次，「其」出現 502 餘次外，〔註47〕在稱謂中「君子」是出現頻率最高的，於此可見周人對君子的鍾愛。然而 61 篇有關「君子」的詩中，有的「君子」形象十分豐富，有的則是相當單薄，甚至有的則只是稱呼，「君子」並非詩中的主角，是以，本節擬將〈衛風·淇奧〉、〈秦風·小戎〉、〈終風〉、〈曹風·鴉鳴〉、〈小雅·南山有臺〉、〈蓼蕭〉、〈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采芣〉、〈大雅·旱麓〉、〈假樂〉、〈洞酌〉、〈卷阿〉等十四篇，君子較具形象者，作為研究「君子」形象之詩篇，試圖從這十四篇中探究「君子」之形象，並從其中探索詩人如何形塑君子形象。

一、〈衛風·淇奧〉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一章）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二章）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三章）

《詩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註48〕孔穎達亦曰：「作「〈淇奧〉」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

〔註46〕林葉連：〈詩經中的「君子」身分〉，頁 56。

〔註47〕李衛軍、李齊鑫：〈從詩經中的君子形象看周人的人格追求〉，頁 43。

〔註48〕鄭玄：《毛詩鄭箋》，頁 25。